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鞏京監製醫國學顏 師古 集註

賈山傳

賈山穎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第

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

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

穎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

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
 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
 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
 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宋祁曰韋帶南本浙本作革帶脩身於內
 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

賈山

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

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

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

是也師古曰譁字與呼同譁叫也音火故反響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

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

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

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

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東

大令七

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

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驚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

反。宋祁曰注屈撓下當有也字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

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

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

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斬反樹以

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

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作也。宋祁曰乎當作虜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

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

石冶銅錮其內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固被

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色赤而大於翠師

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

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

蔽冢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塊堞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冢也晉灼曰東

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冢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

蔽冢也顆音口果反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饕餮食諸

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

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

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

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

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

賈山

死而竭知也

師古曰蒙冒犯也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

不能生焉

師古曰磽堉瘠薄也磽音口交反

江臯河瀕雖有惡

種無不猥大

李奇曰臯水邊於地也師古曰猥盛也

昔者夏商之

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

道不用

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

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

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

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

者善善養禾君之仁者善善養士雷霆之所擊
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執

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

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

○宋祁曰平當作虐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

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

賈山

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

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

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戒也

音之瞽誦詩諫師古曰瞽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

也或曰比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諉於

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

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

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

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

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餼

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餼古餼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餼鯁故為備祝以祝之。

宋祁曰餼當作餼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

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脩正謂脩身正行者故以

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立輔

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

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食也

賈山

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

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

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

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

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

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

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

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

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

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

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

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

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

得衣食云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

賈山

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壞

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

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

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

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至

萬之事縣石鑄鍾虡服虔曰縣石以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

在稱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

識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秦也虡猛獸之名謂鍾鼓之附飾為此節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節以竹篔為之節音節篔音

獸虡音鉦

節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節以竹篔為之節音節篔音

山爾反

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

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

德師古曰紮古紮字以為子孫其業無過二三十世

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二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

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

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

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

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纒數月耳師古曰纒音財暫也淺也天下

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

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

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

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誅謗之人

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導

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

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

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言天下之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

對讚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

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

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

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

不同○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

言字余謂當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

存二言字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天下未嘗亡士

賈山

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

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

○宋祁曰禮義下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

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

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

憂念之不為禮飾也死則往乎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

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

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大斂也塗謂塗殯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

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

○宋祁曰浙本顏字上有正字存正則語

成三句於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

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

也師古曰令善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

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

也師古曰術亦作述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

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

賈山

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

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一日

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宋

祁曰江浙本廷作臣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

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

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

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

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

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

筭不事免二口之筭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三公卿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

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

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平獄緩

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以元年膏雨

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師古曰刑相助也

賈山

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

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

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

獵射擊兔伐狐○宋祁曰免疑作菟以傷大業絕天下

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

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

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定明堂造太

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

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

媠師古曰媠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

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遊

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脩絜之士不

賈山

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日

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

稱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

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

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

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

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

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卷十二

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

先帝法非是又誦淮南王無大罪○宋祁曰誦疑作訟

誦是誦說字非是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

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浦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實

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同詰問對以為錢者云用器也而

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

音千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

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

貢山

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傳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

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

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

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

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

大司公五

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

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

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

言其固非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強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

釋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

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

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

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

鄒陽

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方日反。劉奉世

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片言故謬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

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僻澁故不可通闕城不休救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宋

祁曰不止姚本作不至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

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何間立遂弟辟疆

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

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李五

方五

五

五

齊濟南郡為呂后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

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

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齊比王治處喜顧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

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故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

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比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

鄒陽

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張晏曰青陽地名還

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耶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

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

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

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

叛吳王濞素事二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

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
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
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
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
自此以下乃致其意
焉師古曰蘇說是也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
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宋祁曰南本徐諧改六為蛟聖王
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厲也音指
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
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

鄒陽

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

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

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

志臣聞鷙鳥繫百不如一鷄孟康曰鷄大鷄也如淳曰鷙鳥比諸

侯鷄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鷹鷂之屬也鷄自大鳥而鷙者耳非鷄也夫全

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

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袷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袷

音州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

之縣

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

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

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

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

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

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者不

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義父之後應劭

鄒陽

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踰齊王嘉其首舉兵

欲誅諸呂猶春秋襄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

儀父讀曰甫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非也劉奉世曰使東

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

不可考據襄其後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

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壞子王梁代如淳曰壞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壞壞土也壞字當上屬也

師古曰或說非也。宋祁曰注文江浙本益以淮陽

謂作諱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漫而無統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

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

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

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子孟賁皆古勇士也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音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

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著者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是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義父之後應劭

應劭

鄒陽

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踰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襄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

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儀父讀曰甫子為王其中有小

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非也劉奉世曰使東

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襄其後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

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壞子王梁代如淳曰壞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壞壞土也壞字當上屬也

師古曰或說非也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漫而無統

益以淮陽

卒小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

哉

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

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

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

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

計於朝

如淳曰新垣平諂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于弗迎則不至為吳

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

於世矣

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

高皇帝燒棧道水章

邯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

兵不留行

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

鄒陽

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

號西楚霸王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

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

此皆國家之不幾

者也

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

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劉敞曰幾讀曰翼

願大王孰察

之吳王不內其言

宋祁曰內疑作納

是時景帝少弟

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

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

大序六

卷之六

六

七

有智略忼慨不苟合

師古曰忼介於羊勝公音口朗反

孫詭之間

師古曰介謂間則也

勝等疾陽惡之孝王

師古

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

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

以讒見禽恐死而負案

師古曰案音力端反

廼從獄中

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礼丹云去厚養荆軻令西刺

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

不陽

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

白食昂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

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歷之

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

不哀哉

宋祁曰精字下疑有誠字

今臣盡忠竭誠畢義

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

世所疑

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疑斥王也訊謂鞠問也音信

是使荆軻

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

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

曰石也刑其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張晏曰李斯諫

二世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

張晏

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

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師古曰以謬聽

為後後猶下也

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鷓夷

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鷓夷受子胥沈之江鷓夷楹形師

鄒陽

古曰鷓夷即今之盛酒鷓夷勝

宋祁曰勝字下當有也字

臣始不信迺今知

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

新

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子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

傾

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

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張晏

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

王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

存魏

孟康曰王去齊臣也云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

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

夫王太子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

為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

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以為喻

白圭戰

云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

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駢

孟康曰駛駢駢

鄒陽

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諂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飲駛音決駢音題

圭顯於中山

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

人惡之魏文侯

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

析肝相信

師古曰析分也

豈移於浮辭哉

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

宋祁曰南本

賢下有愚字

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腳於宋

宰相中山

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

范雎拉脅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

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答數百拉脅折齒師

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

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或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

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沱河有雍雍

音於龍反服云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雍州之河非也

者欲速不容於世宋祁曰容字下一添身字義不苟取比

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頓寐反故百里奚

鄒陽

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

資乞食以自致也宋祁曰浙本甯戚飯牛車下乞字下有食字而謝用朱滅去

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

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矸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

矸字與岸同矸脛也薄止也矸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

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為我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

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行宋祁曰行一本作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

今四

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

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各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宋任子冉

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冉子卒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

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

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

散骨肉而不各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謚也此二

鄒陽

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

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故意合

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

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

之二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

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

曰霸。宋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比字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

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

大亂田常陳桓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封比

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列姓者觀其胎

故政乃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

善云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

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

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

鄒陽

下卒車裂之師古曰卒終也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

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狐丘之封

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

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

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

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

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

灌園終身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

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

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宋祁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

則近古而語直 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

也師古曰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

之資暴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

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

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

鄒阻

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向人也湛讀曰沈○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按浙本郭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錯亦滅荆字臣聞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蘇林曰柢音蒂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

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

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

大方廣

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十五

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恐怨而不見德師古

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瘳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玉耳祗適也音

支○宋祁曰景祐本恐怨作怨結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

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

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尹管管仲懷龍逢

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

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

鄒陽

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襲重也言攝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

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制

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

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

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宋祁曰浙本辭作亂故秦皇

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

非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

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攀拘

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攀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

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

膺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惟膺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

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櫃也楊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

之間謂櫃曰皁阜音在阜反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

鄒陽

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之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

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於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

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

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

脅迫也寥音聊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汙不

繁也音一故反或曰
汙曲也音一胡反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師古曰堀與窟
同澤無水曰藪

安有

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

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

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

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盜等

皆建以為不可

師古曰建
謂立議

天子不許梁王怒

令人刺殺盜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

鄒陽

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

可故見讒校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師古曰
先生故

乘夫子
嚴忌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

陽言深辭謝之齋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

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

師古曰素
與相知也

年八

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

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

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

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

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切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

能說其言也廼自彊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悅茅焦

亦塵脫死如毛甃耳師古曰甃少也言譏免於死也塵音巨刃反故

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

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

鄒陽

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

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

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

欲獻愚計以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竊自薄

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

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

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

而請曰

師古曰間謂空際無事之時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

於前故來侍也

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今音力成反

愚贛竊不

自料願有謁也

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

長君跪曰幸甚

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

師古

曰言獨一耳無所比類也

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

爰盜事即窮竟梁主恐誅如此則太后怫

鬱泣血無所發怒

師古曰怫鬱蘊積也佛音佛

切齒側目

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如

師古曰繫如者言其將墮

而破碎也

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

奈何

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貌

陽曰長君誠能精

為上言之得母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

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

弟幸於兩宮

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

金城之固也

師古曰言其榮

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

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

弟象日以殺舜為事

師古曰言日日欲殺也

及舜立為

天子封之於有卑

服虔曰音卑予之卑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自鼻亭是也在零

陵

夫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

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

殺子般

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

有所歸

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

季友不採其情而誅焉

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採慶父本情而誅扈樂

慶父親殺閔公季子

緩追免賊

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

春秋以為

親親之道也

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

魯哀姜薨于

鄒陽

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

師古

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

免其親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

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

事果得不治

劉氏校本云韓安國傳見長公主時乃在殺盜前與此不同

初吳

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

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

劉奉世曰齊

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此議者耳

濟北王亦

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

王曰師古曰攬音俱略反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

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

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

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

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

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又非有竒怪云以待難也如

曰非有竒材異計欲以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

鄒陽

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

又無竒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宋祁曰徐諧改云作云

予謂云義安不須改。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

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

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

立之而宋大夫雍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宋祁曰云也邵本無也字

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嚮見謂顯

大司五

卷之

卷之

卷之

也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招

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

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

徒之眾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西與天

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

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索反。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

行可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

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

鄒陽

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以至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

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汝教反。宋祁曰一當作壹

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繫足撫

衿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

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

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重也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

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嶺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

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云掉臂耳上有全天下之功下有安百姓之

大

卷

卷

卷

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師古曰淪入也願大王留

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也使人馳以

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也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傳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

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

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

枚乘

才喻反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

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

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

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

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

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

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

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

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士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

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

執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

技乘

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向之也

音奏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

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為王三字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

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

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悽愴之愴寒也。宋

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滄字注須複文為訓故必待滄字乃足一人炊之百人揚

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

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辭猶抱薪而救火

也養由其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

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

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

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福

生有其基禍生有胎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

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泰山之雷穿石單

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

鏃斷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
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
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
其義矣統綆皆音鯁鏃契皆刻也音口計反水非

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

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曼曰乘所轉四萬六

師古曰言自小以至於大數石稱丈量徑而寡

失師古曰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

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牙也搔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龍襲底厲不見其
損有時而盡師古曰龍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種
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
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
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
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
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

枚乘

西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

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

劉放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

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邛笮武

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笮之塞益知其非

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

南距羌笮之塞

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力各反。宋祁曰笮當從艸下同

東

當六國之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六國乘信陵之籍

孟康

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嘗惣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秦之約厲荆

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平禽六國

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脩戎狄之義師古曰脩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堯桀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吳於漢李奇曰此言量也師古曰音

枚乘

子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

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

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

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二公以謝前過是大

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

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

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

大子文

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不如海陵之倉

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

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疑也鄉讀曰嚮

脩治上林雜以

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服虔曰吳范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宋祁曰注文吳苑字下當有也字游

救乘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

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宋祁曰注文上字下當有也字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

以為大王樂也

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

師古曰十分之中可異五分無患故

云尚得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

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頭郎

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以擢舡為黃頭郎蘇說是也襲大王

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師古曰饒古餉字梁王飭

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勅同飭整也積粟固守以備榮

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

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

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

國後樂布聞齊初與二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令此枚乘諫書即

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

南淄川王也發兵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鄴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

枚乘

異。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
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二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
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
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已前安得已知齊王殺
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此不可掩
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

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

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

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弓高宿左右

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

小引之文

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臂軍不得大息臣竊哀

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

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

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

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

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主薨乘歸淮

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

廼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獲乘

道死師古曰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廼

得其諱子臯師古曰臯無也臯字少孺乘在梁時

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

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

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

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冗音人勇反見讒惡

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没入臯亡至長

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

大日九十七

卷五十一

四十一

七

大喜宋祁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

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

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李奇曰談朝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談

嫚戲師古曰嫚戲以故得媒黷貴幸師古曰媒為賦頌好

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

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

及立皇太子禡祝師古曰禮記月令祀於高禡高禡

不從故事重皇太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

戒終師古曰令慎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

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

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

蹇鞠刻鏤師古曰蹇足蹇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

反巨六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

反巨六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

反巨六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

反巨六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

反巨六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

反巨六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

反巨六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

枚乘

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
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
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併見視如倡自悔類
倡也故其賦有詆媿東方朔如淳曰媿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
詆毀也媿醜也又自詆媿其文骯骯曲隨其
師古曰骯古委字也骯音被骯骯猶言屈曲也頗該笑不
事皆得其意師古曰骯古委字也骯音被骯骯猶言屈曲也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
可讀者尚數十篇

枚乘

路温舒傳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
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
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且善求為獄小

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
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

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

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

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
舒署奏曹掾張晏曰光解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
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
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
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
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
宗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禍亂之作將以開聖
人也故栢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

温舒

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
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
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
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
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亂

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
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
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
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
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
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路溫舒

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
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
言師古曰過止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
切言皆鬱於骨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
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也音勳此乃秦之
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
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勩力安家
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縊者不可復屬

師古曰縊古絕

字屬連也音之欲反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

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

今

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

師古曰毆與驅

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

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

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

罪過舒

傷也

宋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以則語緩而透不如去之則句易了

太平

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

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

痛則飾辭以視之

師古曰視讀曰示

吏治者利其然

則拍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

之

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卻退卻音丘略反

蓋奏當之

成

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

辜

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

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

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
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
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
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
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郊不
毀而後鳳凰集師古曰鳶鳥也音弋全反誅謗之罪不誅

路温舒

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

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

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

垢唯陛下除誅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

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

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

久無窮極也上善其去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大

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

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

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

匈奴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

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又

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

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

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上封事以

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

也者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

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

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郕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

魯平君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賈山自下刺上孟康曰刺謂剗切之也蘇林曰刺音

靡厲也師古曰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

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

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于古注之下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正文捌阡伍伯柒拾肆字
註文玖阡參伯肆拾捌字

